

泉州明清戲曲與方言

《泉州傳統戲曲叢書》編校札記

泉州地方戲曲研究社

鄭國權 編著



中國戲劇出版社

泉州明清戏曲与方言

《泉州传统戏曲丛书》编校札记

郑 国 权 编著

泉州地方戏曲研究社 编
中国戏剧出版社 出版

前　　言

这本书的书名叫《泉州明清戏曲与方言》，似乎过于笼统，因而加个副题“《泉州传统戏曲丛书》编校札记”，说明它只是“编校随笔”或“编后拾遗”而已。

书的主要内容有三部分，一是泉州明戏评介及明清戏曲刊本拾遗三种；二是泉州明清戏曲的方言；三是附录几篇在编校出版《泉州传统戏曲丛书》前后中有关人物与活动的记述性的文字。

—

《泉州传统戏曲丛书》出版之后，笔者再回头来琢磨明嘉靖刊本《荔镜记》，深感到这部戏文太重要了，对于研究福建戏剧史、乃至中国南戏，都是一部极珍贵的戏曲作品，其意义应不低于“荆、刘、拜、杀”。但福建戏史界对《荔镜记》似乎未予足够的重视，从未形成对它深入研究的氛围。其原因可能是“无书可读”，因为近半世纪以来，福建以至全国都没有校订本的正式出版；二来也可能碍于《荔镜记》已收入广东人民出版社的《明本潮州戏文五种》，其来源与归属问题尚不明确，唯恐“越位”，而不敢理直气壮地认为《荔镜记》是源自泉州，或以泉州成分为主的福建戏剧，应作为主要研究对象。

近年来，笔者对《荔镜记》原刊本作一次再认识，特别是对原刊

本上栏的《彦臣全部》等进行校订，才发现其中大有文章。再读《荔镜记》戏文末尾当年编者余氏新安堂的“后记”，所谓的“增入彦臣勾栏诗词北曲”，原来是增在《荔镜记》戏文的上栏和中栏，而非增入戏文之中。这段“后记”的误导，曾造成混乱，以致一些学术文章都以为《荔镜记》是“增入北曲”的戏文。对此，笔者作了“浅识三题”，拟就《荔镜记》的来源、继承性与归属等问题作些探讨，并将《彦臣全部》、《新增勾栏》作了校订，再加上一些说明性的文字，都汇编在本书之中。

至此，我们可以为泉州的明清戏曲刊本作一次梳理，并作些拾遗补缺的工作。从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国内外一些热心人士先后从海外搜寻来的一批中国明清戏曲刊本，其中有一部分是用闽南方言写成的，应属于泉州的是：

一、明嘉靖《重刊五色潮泉插科增入诗词北曲勾栏荔镜记戏文全集》：

上栏（前）：彦臣全部

上栏（中）：新增勾栏

下　　栏：荔镜记戏文

二、明万历《明刊闽南戏曲弦管选本三种》；

三、清顺治《新刊时兴泉潮雅调陈伯卿荔枝记大全》；

四、清乾隆《同窗琴书记》；

五、清光绪《荔枝记全本》；

上述刊本中的明嘉靖《荔镜记》、清顺治、光绪的两本《荔枝记》，已编入《泉州传统戏曲丛书》第一卷；《明刊闽南戏曲弦管选本三种》也由泉州地方戏曲研究社于1995年单独出版，而其中与梨园戏有关的折戏和弦管曲词，也附录于“丛书”梨园戏相关的各卷之中。

现在，我们把《荔镜记》上栏的《彦臣全部》和《新增勾栏》，再加上乾隆刊《同窗琴书记》，都编入这本“编校札记”之中。这样，迄今所发现的泉州明清戏曲刊本，便一个不漏地全部由本社校订出

版。

《彦臣》这个戏，龙彼得先生认为它是闽南方言早期的作品，甚至早于《荔镜记》，很有研究价值。而《同窗琴书记》则是龙先生提供资料并希望编入《泉州传统戏曲丛书》的。

《彦臣》只有曲词，没有话白，刊刻在《荔镜记》戏文上栏。笔者在整理、校订至第六十五页时，发现在“新增勾栏”的名目下，竟然有一出以“陈三”为主人公的戏，有曲有白，全是兰青官话。这是海内外研究《荔镜记》版本的专家、学者从没有提及的。这个发现，不能不令人惊喜。“勾栏”是宋元时期的演出场所，而“陈三”竟然出现在勾栏中，他与《荔镜记》中的陈三有什么瓜葛，值得注意。为此，笔者特意把“新增勾栏”作为单独一出戏校订出来，并把上栏的原刊全部剪辑附后，依序是“彦臣全部”、“新增勾栏”和“新增北曲（西厢记）”，以供研究者对照与参考。

二

泉州明清戏曲全是用闽南方言写成的，尽管因此而妨碍了它的广泛流传，也使不懂闽南方言的人士带来阅读上的困难，但它却为泉州保存了一大批古老且很有生命力的语言。特别是当时民间戏曲艺人普遍使用的借音字，用以准确地表达戏剧内容的曲白，客观上发挥了录音机的功能，把四、五百年前泉州人的口头语言，十分鲜活地保存下来。对于这些借音字，艺人只求音准不求义正，读者要是“望文生义”，必然会感到文理不通不知所云，因而常常被目为“土话”。我们在编校《泉州传统戏曲丛书》的整个过程中，一直为这些“土话”所困惑。因为作为正式出版物，必须让闽南方言地区以外的各方面的读者能够看懂。即使生活在今天的泉州人，尤其是年青人，如果这些古代的“民间语言”不加注解，恐怕也是不知就里的。为此，编校者在工作中，都力求为这些“土语”找出它的本字，或者作出必要的页脚注。笔者深知这项工作有它的危险性，生怕主观臆断、以讹传讹、贻

笑大方。但还是硬着头皮做下去。因为本人是土生土长的泉州人，长期生活在泉州方言区，平时对“土话”常留心琢磨；更重要的是，这些“土话”，如果是孤立的一个字或一个词，是很难判断它的本字本义的，但放在戏曲刊本及抄本中，可以从戏剧人物的口吻、剧情等具体的语言环境或语感来加以猜测和判断，因而能够比较准确地找出它的本字。比如“加字”两字，从字面上看，会以为是“增加字数”，显得不伦不类，但如果一句“空加字帕米”，许多人就会知道“加字”是个日用品的名称，即装东西的草袋。在塑料制品问世之前，闽南城乡各地普遍用它装粮食或其他粒装粉状的物品。所以年纪稍大的人，一听“加字”就懂得指的就是这种草袋。但要作为读物，就必须为“加字”找出它的本字。经过一段时间的寻寻觅觅，笔者终于在《诗经》和词典中分别找出“蒹葭苍苍”中的“葭”与“苴”两个字，组成一个名词就是“加字”的本字“葭苴”，音准义正。又如明刊本《荔镜记》戏文等表示“停留”都用借音字“那”，而且沿用至今，其本字“佴”却在司马迁的《报任少卿书》中；屁股俗称“脚穿”，明代以来一成不变，海峡两岸的方言研究专家都认为其本字为“脚川”，其实不准，宋·苏轼的诗句“厩马多肉尻肥”的“尻睢”才是它正确的本字。

经过如此的寻找考证，笔者发现泉州明清戏曲中不少用借音字记录的“土话”，恰恰是源自西汉司马迁、东汉许慎（《说文》作者）、唐韩愈、宋苏轼等中国大学问家的名篇巨著，它不但不“土”，而且很雅。这就进一步证明泉州方言确实有大量古汉语的积淀，意义非凡。

为此，笔者在主持编校《泉州传统戏曲丛书》前后几年中，做了不少记录和查证，后来终于整理成札记百篇。这长短不一的札记，有一部分是属于方言考本字，其根据是来自历代名家的名作和词书字典，有的还是首次发现的，如上引的“佴”、“尻睢”、“葭苴”等等，应该是准确无误的；有一部分则是根据刊本的借音字，从民间语言中悟出它的本字的，如“奸雷”、“干雷白脱”等，忆及上一辈人对生活无来源、日子极艰难的哀怨语言，悟出其本字原来是从拓片过程中形

成的成语“乾擂白拓”，经征询多位书法家，均一致赞同，认为极其生动、形象，尽管所有的成语词典都找不到这一条目，但却活脱脱存活在泉州方言之中；还有一小部分则是参考先贤前辈的研究成果，有的加以引用，有的还稍加修正，如对台湾几位可敬的闽南语研究专家的一些注释，由于他们没有直接在泉州方言区的生活经历，所以对于一些流传不广较为生僻的方言词语的注释难免有出入，或认为不可读，如“片乞”、“劳荣”等，笔者都为之作了较准确的解释和找出它的本字；再有一部分是属于笔者的“大胆假设”，有待以后“小心求证”的，如“得桃”疑为“踢投”、“呵恼”疑为“讴𠵼”等等。

对于方言词的考证与释义，当然会有种种难处，一是本字的源头比较古老，典籍浩如烟海，寻找不易；二是现有的字典和词书，也很难找到现成的条目和例证，加以笔者在这方面的学识有限，因而常有诚恐诚惶之感，生怕造成谬误。但又鉴于编校泉州传统戏曲刊本抄本、天天为方言俗字“字字计较”的研究氛围，已经时过境迁，而编委们又都年事已高，不把这些心得感受记录并整理编印出来，很快就会淡忘，随风飘去。因此，还是把它编印出来，不论是砖是玉，都可供同好和后人去批判鉴别，多少总会有点用处。

三

书的第三部分，是编入笔者这几年间发表在报刊上的几篇文章和参加一些学术研讨会提交的论文。它们都与泉州的戏曲活动有关，或记述在泉州举行的国内或国际性的南戏学术研讨会；或追忆、纪念几位对泉州戏曲弦管作出重大贡献的海内外人士；或介绍《泉州传统戏曲丛书》的内容及编校过程。这些文字，几乎都是记实性的和探讨性的，多少可以为热心地方文化或想了解、研究泉州戏曲的人士提供一些资料。作为资料，可以束之高阁，也可以作废纸处理。但鉴于泉州的戏曲资料不是太多而是太少，尤其是戏曲资料，不用说宋元时期的，就是明清以来的，几乎是一片空白。有关部门在探讨泉州南戏历史，在编纂泉州文化志的过程中，都苦于史料匮乏，片言难求。即使

十多年前在泉州举行的重要戏曲活动，有关部门询问起来，也常感茫然。要精确地记载某一项重要活动，还得有具体的文字依据。正因为如此，某些文字资料，常常因时间越久越有价值。这几年中，笔者先后为有关部门编纂年鉴、志书提供一些“条目”，无不借助于当时写下的那些记实性文字，并可说是做到准确无误的。有鉴于此，故不揣浅陋，将十二篇资料附录于后。

在编校出版这本书的整个过程中，笔者始终得到《泉州传统戏曲丛书》编委会各位同事的支持与帮助。特别是在编校明清戏曲拾遗三种和方言考释中所出现的辨识差错及注释不当以至断句标点欠妥等方面的问题，都是在同事们的“会诊”中得到纠正的。他们在小样上留下的红色笔划，就是他们指谬改正的痕迹。谨借此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与此同时，笔者将《彦臣全部》、《新增勾栏》等的校订稿及说明文字，寄给英国牛津大学的龙彼得先生，请求指正，承蒙他的肯定与鼓励。并蒙他的指点，笔者才请厦门大学陈世雄教授复印来一分《〈荔镜传〉考》（台湾学者陈益源作，发表于1993年《文学遗产》）的长篇论文，为探讨《荔镜记》的作者问题，提供了十分难得的资料。铭感这类热心的指教、无私的帮助，更不是一个“谢”字可以完全表达得了的。

目 录

前 言 1.

泉州明戏评介及明清戏曲刊本三种

《荔镜记》的来源与归属问题刍议	(001)
明刊《彦臣全部》初探	(021)
明刊《彦臣全部》校订本	(037)
——附原刊《彦臣全部》剪辑	(085)
明刊《荔镜记》上栏中段的新发现	
——“新增勾栏”竟然有“陈三”	(111)
明刊《荔镜记》上栏中段“新增勾栏”校订本	
——附原刊《荔镜记》上栏中段“新增勾栏”以及	
后段“新增北曲”剪辑	(116)
校订乾隆刊本《同窗琴书记》缘由	(139)
乾隆四十七年镌《同窗琴书记》校订本	(143)
明代泉州戏曲的重大发现	
——简介《明刊闽南戏曲弦管选本三种》	(175)

泉州明清戏曲方言考释百篇

- 1、泉州方言的创意字：炁
——炁字字典不录，其本字应为娶、挈 (187)
- 2、“入花园，简相随”
——女婢作简、嫏都不当，应为囷 (190)
- 3、得桃、迢迢、踢投
——这个常用方言词有待推敲 (192)
- 4、“官员都佃”、“吹唱都佃”
——佃是滇的借音字，滇，满满也 (194)
- 5、体灯、看灯、睇灯
——“睇”字在《楚辞》中早已出现 (196)
- 6、“踝林大爹一踝”
——下跪行大礼应为“启” (197)
- 7、林大僻街看平宜
——遂街而非僻街 (198)
- 8、“船无舵拙东拙西”
——拙是借音字，本字也许是濶 (199)
- 9、何为“颠狂唔话”、“会咀话”？
——以“乡谈”为例，唔、咀应改为谈 (200)
- 10、乾埔、查某考
——《荔镜记》称丈夫、孜娘 (202)
- 11、操琴与研琴
——斧头陈、斧头阵，应是斧头瞋 (205)
- 12、细二、细腻、细致
——在明清戏文中，“细二”有多种用法 (207)

- 13、“恁向片阮障片”
——泉州方言读为“只爿许爿” (209)
- 14、袜、袂、襠
——用“舖”表示“不会”合音是可取的 (210)
- 15、一阵娘仔相挨相束
——束、揀都是用借字，应改为操 (211)
- 16、穿“拙哄”的陈三“缚笼床”
——关于本字眶与甑的考证 (213)
- 17、“一位娘子刈吊人心”
——刈不读割，割吊才是正字 (216)
- 18、男女嫁娶称相媵
——相停、相阵都是近音借用字 (218)
- 19、益春说陈三“平坦”不沃花
——平坦、贫漳、贫惮，不如用“贫惰” (220)
- 20、使用频率很高的古字：势
——爻、肴，都是借音字，本字应恢复使用 (222)
- 21、竹杯、信杯不是杯
——牋才是本字，圣琰是宋代正名 (224)
- 22、“迢递”本字是“特地”
——明刊《满天春·英台会山伯》可为证 (226)
- 23、“一侪仔”是“生分人、色事人?”
——益春、五娘辨识磨镜小子的问答 (227)
- 24、“各唱一段”是“却唱一段”
——各、却：约定俗成的错位字 (228)
- 25、翰徽埋名，假作张生
——翰徽也不是韩非，而是“隐讳” (231)
- 26、五娘斥陈三“夭句相箭”
——其义应是“还敢厮言” (233)

-
- 27、“二目恰似相拿电”
——陈三的目光如闪电游移不定 (234)
- 28、无人“迟”、不“碟”?
——《说文》有正字：貳 (235)
- 29、“人那卜生得怯世”
——长相不佳以“怯视”称之 (237)
- 30、劳营、奈营、劳荣是什么?
——原来是“營盈”，引申为不识时务、不自量力 ... (239)
- 31、磨治洗汰，其俗一变
——“磨抬”、“磨刮”似应为“磨汰” (241)
- 32、“偷刮牛”应是“偷宰牛”
——《康熙字典》刮，音鍾，刮削也 (243)
- 33、“呵恼”不等于是“阿谀”
——从“讴诗”再想到“讴傩” (245)
- 34、“我一怄口乾”
——怄无字，一怄即一阵 (247)
- 35、“乜计力只春留带?”
——留带不是停留，应是留躕 (248)
- 36、假虔、创景
——两句富有生命力的口语 (250)
- 37、八死？歹势?
——明中叶流行至今仍鲜活的话 (252)
- 38、“小妹一身喃喃攻攻”
——益春说的原来是褴褛褛褛 (254)
- 39、“画乡分里，以奠庶民”
——喏、店的本字应为“奠” (255)
- 40、“在我面前执执力力”
——执疑为缉，力应是掠 (257)

-
- 41、“人都无工上厝”
——借音字导致断句不准一例 (259)
- 42、“仓厝袂底得谷”
——《满天春》可证“贮”是底的本字 (261)
- 43、“蛇无头值处会梭”
——蛇、虫爬行应为蟠 (262)
- 44、捍定、摈定、安定
——追求音准不求字正又一例 (264)
- 45、水即矮也
——《列子》中可以找到例证 (265)
- 46、“厩马多肉尻雁圆”
——苏东坡的诗句为“加川”提供本字 (266)
- 47、“待阮等到日都罩”
——泉州把白天分为“上昼”、“日昼”、“下昼” (268)
- 48、司马迁的“佴”字在泉州
——“那”(停留)的本字“佴”在《报任少卿书》中 (270)
- 49、“莫说我牢内干计”
——干计、艰计,原来是艰嬖,即艰难也 (273)
- 50、“你都那卜乾乾雷”
——干雷、奸雷也许从“乾擂白拓”而来 (275)
- 51、“胶膝不如阮坚佃”
——坚佃的同义词有模笃、巉岩、俨硬 (277)
- 52、“开箇含箇毕目箇谢箇”是什么?
——个、個、箇作语助应改为“的” (279)
- 53、“冥日夭饥失顿”
——夭、佚都不对,“枵腹从公”的“枵”是本字 (283)
- 54、“四壁虫蟻畏听闻”
——“蟻”字字典不录,应是豸 (284)

-
- 55、“新妇好亲浅，乞我斟一下”
——其本字为“新妇好新鲜，让我啜一下” (286)
- 56、乾愈“彼苍天者，曷其有极”
——“割极”、“结极”、“葛极”应是“曷极” (288)
- 57、“待我读续去”，“今唱续去”
——司马迁的“绍明世”，绍可代续 (290)
- 58、三翻两“吝”返
——“状如转鱗”的“鱗”为“吝”的本字 (292)
- 59、喃渗、渗说、渗走
——本字为儻儻、儻說、儻走 (294)
- 60、“弄扩”大、“弄旷”富
——本字为“閴閴”，同素移序为“閴閴” (296)
- 61、“伫伫好即吞落去”
——“尘埃甫定”的甫是伫的本字 (297)
- 62、“为啥理理要返去”
——理屡同音，理理应是屡屡 (299)
- 63、“咸慢查某大心肝”
——苏轼《思治论》有“汗漫”一词 (300)
- 64、老人称“老岁仔”、“老货仔”
——准确的叫法应是“老伙仔” (302)
- 65、“十朋笔迹朝端”
——“佻达”也许是“朝端”的本字 (303)
- 66、戏谑老者为“老有头”
——有不读“怕”，应是“老泡头” (304)
- 67、“共我死死殆殆出去”
——殆字音同致误，本字为逮 (306)
- 68、韩愈用“时馐”祭侄儿
——零食“四寿”由此找到本字 (307)

- 69、“屎礬石头模兼臭”
——礬是借用字，疑为“覆”字 (309)
- 70、“油桶轱远了”
——“筍身”、“筍手”的筍应改为轱 (310)
- 71、五娘骂林大为“丁古”作何解?
——丁古疑为“丁蛊”，即“遇到害人虫” (311)
- 72、居、竖、站、企
——音义较准确的只有“待” (312)
- 73、“彻彻”就是“光光”
——抄本中“剔剔”、“忒忒”都是近音借用字 (314)
- 74、缠滞、缠块应改为“缠缀”
——明刊有“鸾缀凤飞”句可为证 (315)
- 75、按呢、焉尔，就是“这样”
——苏东坡的“云耳”似更准确 (317)
- 76、“野剔”应该是“雅倜”
——泉州人对一切美好的人或事的赞颂词 (319)
- 77、“茶钴”应为“茶盍”
——钴是金属元素，有放射性，不作器皿。 (322)
- 78、“设人”、“哓人”都是借音字
——本字譖，戏譖，《诗经》早有“相譖”句 (323)
- 79、液体经压力而喷射曰“澍”
——抄本中借用“趋”、“注”应改正 (324)
- 80、识、色音同字不同
——校订《目连》戏《心经》的小插曲 (325)
- 81、“蒙正临时傢伙大”
——傢伙同家伙，应改为“家賄” (326)
- 82、“心头搭领着一惊”
——搭领、瞇瞇、偈僵都是忐忑 (328)

-
- 83、“绽”是裂开，“绽”才是缝合
——绽、褪可通，又有区别 (329)
- 84、“土墼”不是“土葛”
——《后汉书》有“筑墼以自给”可为证 (331)
- 85、“鸡岫(巢)”疑是“鸡宿”
——宿有两种读音：缩、秀 (333)
- 86、“含咳”、“领下”应改为“含罅”
——罅与厦同音，泉方言为“夏”(平声) (334)
- 87、“米筛”不是“米笞”
——“笞”音“痴”，“鞭笞”常误读为“鞭抬” (336)
- 88、“解结头”不如“敲结头”
——敲，泉方言音同普通话的“讨” (337)
- 89、越、轧、斡
——“越头”、“轧榜巷”都用借音字 (339)
- 90、“鸡赖仔”应是“鸡鹁仔”
——字典有据：鹁，即雏鸡 (341)
- 91、“伊将门关朝朝”
——朝朝是借音字，牢牢才是本字 (342)
- 92、头壳朴朴?
——朴朴是借音字，本字是趴趴 (343)
- 93、“瞷相知”与“瞷收夭”?
——城市肥粪回田的一种城乡协作 (345)
- 94、“陷陷”即“泛泛”
——“陷陷代”就是“泛泛戴”，寻常事也 (347)
- 95、“加字”、“茄苜”是“葭苴”
——其原料为蒹草，则被误叫为“咸草” (349)
- 96、“你骑马格膏裕”
——“膏裕”不是“高裕”而是“膏腴” (352)

- 97、《观音修行》中的两个“井”字
——原来是谫、饗的借音字 (354)
- 98、“年头贮贮算”、“伫眠”？
——“贮贮”、“伫”的本字是“聰” (356)
- 99、“当律”、“律去”的“律”应为“擗”
——“律字行”、“律职”则是“黝字匀”、“黝职” (358)
- 100、宗已文、鍾已文、将已大?
——原来是古老的副词“终已然” (360)
字字计较，很有必要
——校正刊本抄本讹字四例 (364)

附录·泉州戏曲活动纪实

泉州是片神奇的土地

——中国首次南戏学术讨论会侧记 (368)

南戏精神通古今

——96'泉州中国南戏国际学术研讨会侧记 (376)

泉州传统戏曲的荣耀

——全国第三届古代散曲研讨会侧记 (381)

龙彼得教授在泉州

..... (386)

弦管声中忆故人

——丁马成先生的精神与南音同在 (392)

立定南天，歌啸海外

——悼念新加坡国宝潘受先生 (403)

一部沉重的书

——《南音名曲选》出版纪事 (409)

南音散曲与丁马成新词

..... (413)